张爱玲与香港

许子东

在张爱玲的作品里，香港传奇与上海故事常常交织对照，互为他者。如果说香港是风景，上海就是窗台；香港是房子，上海是地基；香港是梦幻，上海是现实；香港是面子，上海是里子；香港是电影，上海就是电影院；香港是冒险，上海是生活；香港是男人，上海是女人……

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，实在有点吊诡。她住在香港的时候，从来不写香港。如果写，也是写北方土改或中国革命；但离开香港后，无论是40年代初回上海，还是1955年去美国以后，张爱玲就孜孜不倦反反覆覆书写香港，写在香港大学的生活，写日军进攻，写浅水湾海滩，写巴丙顿道……

张爱玲早期的代表作《传奇》里，有《第一炉香》《第二炉香》《倾城之恋》《茉莉香片》等篇，故事发生在香港，但有的主人公从上海来，来的原因或不肯回去的理由，也都因为上海。张爱玲写的上海，并不像穆时英《上海的狐步舞》那样五光十色时髦绚丽，而是沉闷的胡琴加上迟到的旧钟。张爱玲自己也承认："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，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，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。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。" 虽然是在上海的卖书广告，却也道出几分实情。张爱玲概括"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社会的磨练，新旧文化种种畸型产物的交流，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，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。"这一段话好像也可以用来形容香港人。不过另外有一句恐怕香港人不大能够接受，"看不起人，也不大看得起自己，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。"亲切感是有的，香港人有时也会"看不起人"，但不大会看不起自己。不是张爱玲不了解香港人，而是她太了解上海人。

张爱玲的文学道路，从上海起步，在香港转折。在上海书写华丽的袍爬满了蚤子，在香港书写农村秧歌。虽然她一些作品的艺术性文学史意义学界有争论，但风格转变却是显而易见。等张爱玲到了美国不再著书亦为稻粱谋了，等她打算重整旗鼓要进入英文出版界时，她反思并放弃了在香港的风格转变，重新诉说自己的个人故事。"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。"（张爱玲致宋淇，1976-4-4）"客串"以后才知"本分"，尝试宏大叙述以后才回归日常生活。所以说在张爱玲笔下，香港是变化，上海是不变。

在香港北望内地的故事可谓"严肃题材"，之前张爱玲在上海，却是在五四主流传统压力下有意避开宏大叙事。也就是说张爱玲在香港写上海，是"扮严肃"；在上海写香港是"扮通俗"——努力替小市民说话，面对大人们"童言无忌"，这是"扮"通俗而非真通俗（今天内地持续张爱玲热，有点两者不分）。张爱玲对香港文学有影响，但更多体现在现代主义、女性感官、都市异化及雅俗共赏等。今天无论在香港街头或者大学校园，问行人或学生谁是张爱玲，人们大都知道她是著名作家，但是不是香港作家？恐怕人们都会迟疑甚至摇头。所以，在上海，张爱玲是个"回不去"的主人，在香港，是个很受欢迎的"过客"。

为什么是"回不去的主人"？我们记得她早年的梦想：我要比林语堂还有名，我要周游世界，穿最好的衣服，我要在上海买自己的房子……台湾某报后来邀请张爱玲回上海看望她姑妈，她推却了，说这个世界上没去过的地方很多，去过的地方就不去了。但实际上据林式同回忆，晚年独居的张爱玲，有次电话里听到林律师要到上海出差，电话停了2分钟，才说了一句，"恍若隔世"。当然，"回不去"还会含有另一些意思。至于在香港是受欢迎的客人，也不太容易理解。别的地方整理自己的文学史，总是尽量包括著名作家。张爱玲只去过台湾二十多天，后来也被列为台湾经典作家。上海出版海上文库，连梁启超、沈从文等都收入。但是香港文学的界线却相当严格，无论在学者或读者看来，萧红、许地山、余光中、张爱玲是不是香港作家，是否属于香港文学，至今仍是疑问。但香港又是最努力出版张爱玲作品的地方，香港大学召开的关于张爱玲的学术会议比哪里都频繁。所以我说，张爱玲在香港是最受欢迎的"过客"。

用张爱玲自己的作品形容，香港是红玫瑰，上海是白玫瑰。香港是"封锁"之中的时间：可以打破常规浪漫想象做个"真人"；但"封锁"之前或之后那就是上海。"封锁"结束以后，人们就会回到老位子，好像中间什么也没发生。

真是这样的吗？

《封锁》最早版本里在结尾处有一段文字写男主角回家以后，后来被删掉了：

饭后，他接过热手巾，擦着脸，踱到卧室里来，扭开了电灯。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，爬了一半，灯一开，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，一动也不动。在装死吗？在思想中吗？整天爬来爬去，很少有思想的时间吧？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。宗桢捻灭了电灯，手按在机括上，手心汗潮了，混身一滴滴沁出汗来，像小虫子痒痒的在爬。他又开了灯，乌壳虫不见了，爬回巢里去了。（唐文标：《张爱玲资料大全集》，1984年6月）

我以前觉得这个出来又回去的乌壳虫就是男人。近来又觉得也许是香港人和上海人。

2020.8.3（纪念张爱玲百年诞辰）

笔会

永恒之视
（粉画）
翟水良

贝聿铭藏品中的生日礼物

——写在《陈从周传》边上

申闻

2019年秋冬间，贝聿铭（1917–2019）位于纽约的旧居及内中陈设、贝氏夫妇收藏艺术品陆续出售。其中，张大千、李可染、俞平伯、顾廷龙、赵无极诸家书法、绘画与清代陈鸣远所制紫砂等交由香港佳士得拍卖。因其来源可靠，且系名家旧藏，颇得善价。纵观这些藏品，可以发现，里面不少是贝聿铭的生日礼物，小部分与陈从周（1918–2000）有关，可为《陈从周传》"相知贝聿铭"一节作注脚。

乐峰的《陈从周传》谈及陈从周与贝聿铭的交往，却未提及贝聿铭七十岁寿辰之际，陈从周请顾廷龙（1904–1998）书写自作寿诗一事。其诗据墨迹移录如下：

介寿堂开七秩樽，云仍冠盖甲吴门。期颐气禀神仙种，齿德灵光鲁殿尊（君伯父一孙先生去秋百龄华诞，尊公淞孙先生亦寿逾九旬）。名墅狮林缅遗泽（苏台狮子林为君家别业），贻谋燕翼继来昆（君喆嗣三人，均善承家学，精建筑，长公子建中尤有白眉之誉）。至今一事人争羡，迭占鳌头两祖孙（君从叔祖季眉先生，为我国第一人出国攻读建筑学者，君自弱冠负笈赴美近五十年，为当今世界建筑大师，名震寰宇）。

驰誉环球五十霜，声名籍甚震重洋。万间广厦腾西域，一片丹忱系故乡（君身居美洲而心怀华夏，哲嗣均以中字锡名，其爱国之忱，情见乎词）。励学输金甘化雨，几多寒士沐琼浆（君输财设奖学金，怜才育士，口碑载道）。祝君姓字留天地，食报年年寿且康。

鲰生论齿一年迟（我生戊午，少君一岁），癖嗜偏多意合时。旨酒山阴供酩酊（君善饮，予曾馈赠六十余年旧酷），古陶阳羡品妍媸（我两人皆好阳羡紫砂陶器）。红牙檀板同聆曲（君从叔祖晋眉先生与余均婿于海宁蒋氏，工度曲，为吴门曲苑耆宿，前年君来沪，受聘同济大学名誉教授，予伴君重游吴门，同顾曲于苏州宾馆，君见苏州戏剧博物馆悬有晋眉先生遗照及事迹，为之忻喜不已），范水模山共质疑。记否香山红叶候，与君商略补花篱（六年前君营建北京香山饭店时，邀予赴京倾商，予撰《我住香山第一人》一文，载拙著《春苔集》中）。

茑萝松柏苔岑契，送抱推襟管鲍情。一自识荆投缟纻，几番折简滞春明（君每次来华，辄邀予赴京把晤）。豚儿猥荷关心护（丰儿赴美留学，荷君多方照拂，铭心镂骨，感不去怀），袜线惭邀倒屣迎。落月停云频伫望，遥天额手庆长生。

聿铭姻长七秩华诞，敬赋七律四章，聊申颂祷，亦以见我两人惓惓之情，久要而不忘也。即请大雅郢正。岁次丁卯百花生日，陈从周拜祝，顾廷龙拜书。

此诗晚出，不及收入1985年出版的陈从周诗词集《山湖处处》，前几年蔡达峰等新编《陈从周全集》第13卷补录之，题为《贺建筑大师贝聿铭教授七十华诞》，然无日期、署款。"丁卯百花生日"换算成西历为1987年3月11日。据民国《吴中贝氏家谱》载，贝聿铭原名体铭，生于民国六年三月初六日，即1917年4月26日。

贝氏七十大寿来临之际，堂姐贝聿玿、许士骐夫妇合作《苍松鹤寿图》为祝。陈从周则郑重其事，诗作四首，拜托顾廷龙挥毫，制成诗屏为贺。此屏幅上隐约可见有朱竹底纹，很可能出于擅长画竹的陈从周之手。陈氏以画竹著称，不止一次绘竹赠贝聿铭。1982年11月叶圣陶在致周颖南信中，就谈及为陈从周赠贝聿铭画竹幅题字事，沙孟海则有《题陈从周墨竹卷为纽约贝君》诗，似皆应陈氏之请而作。除绘图相赠外，陈从周还曾请叶瑜荪将其"赠贝聿铭诗"阴刻上竹，制成臂搁送给贝氏。此七十寿诗屏，更将陈从周诗、画竹，顾廷龙书法融为一体，可见其用心之至。

其实，早在六年前，顾廷龙就曾写过"所求必喜，喜来如云"八籀字，赠与贝氏，惟款署"铭侄伉俪留念。祖远、怀琮赠。辛酉上巳，顾廷龙书《意林》句"，时在1981年4月，显然这也是顾氏代笔。祖远即仅比贝聿铭年长一岁的小叔贝祖远，其妻王怀琮为顾廷龙外叔祖王同愈之女，故贝、顾二人本有姻亲关系。不过，顾廷龙似与贝聿铭并不熟识，故七十寿诗应是受好友陈从周之请而代笔书写。

目前看来，贝聿铭习惯过西历生日。如1965年贝氏四十八岁生日时，张大千在香港为贝聿铭作《芭蕉高士图》，款署"乙巳年四月二十六日自惜楼宴集，写似聿铭仁兄法教。大千张爱"。十四年后，李可染为贺贝聿铭六十二岁寿辰作《不老松图》，款署"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，可染画祝"。

李可染赠画给贝聿铭，不知是否与陈从周有关？贝、陈二人均有紫砂癖，《陈从周传》与七十寿诗中都言及，陈从周更将自藏紫砂珍品转赠贝氏。2019年11月，佳士得拍出贝聿铭旧藏紫砂中，最贵的一件"鸣远制于元贞堂"款笸箩形杯，原配的锦盒上有题签称"聿铭老兄清玩。庚申春，陈从周赠"，很有可能是1980年春，陈氏送给贝聿铭的六十三岁生日礼物。若果真如此，不妨大胆类推一下，同时拍出天价的赵无极《27.3.70》，会不会是贝聿铭五十三岁的生日礼物呢？

在德国寻访大师足迹

王锡荣

2019年11月12日，我随鲁迅文化基金会代表团来到德国，参加"大师对话：鲁迅与海涅"系列活动，在对话活动间隙，沿途寻访了几位大师的遗址遗迹，感触良多。

"四分五裂"的海涅雕塑

杜塞尔多夫是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故乡。到达杜塞的头天下午，我们应约在寒风中来到一个小型公园，准确点说就是一片街头绿地。杜塞的舍弗勒副市长和一干文化官员，海涅学院、孔子学院人员，以及海涅后代马丁·罗斯先生已经在寒风中等候我们多时了。大家正在寒暄中，一转头，忽然发现旁边的一组雕塑中，一尊坐姿的海涅雕塑，突然动了起来，把我们吓了一跳。原来，这是一个活人的模拟表演，坐在青铜雕塑上，与雕塑融为一体，把我们骗过了。

看到我们一脸惊奇，都去围观这"活雕塑"，舍弗勒先生就顺势给我们介绍了这位艺术家。这个"铜像"，是当地著名的歌剧演员哈根先生，他的长相颇有几分像海涅，身上穿着涂了青铜色颜料、重达15公斤的服装，经常为来到这里的观光客做这样的义务表演，已经演了九年。随即，哈根先生给我们朗诵了海涅的几首诗歌，真让我们立即就深深被感染了。

舍弗勒先生为我们介绍：这组雕塑，就是著名的"四分五裂"雕塑，是德国雕塑家格雷斯海姆1981年的作品，实际上是把海涅的人体特别是头部解析开来，让人们体味其中内涵。粗看你不知道东一堆西一堆是什么，经过解说，才看出，这里是带着耳朵的一块，那里是带着额头眼睛的一块，旁边又是裂成几块的脑壳，散落在地上。把伟人的形象这样"解构"，这在我们是很难想象的，在我们那儿很可能会被指为对先哲的大不敬。然而，在这里，你看了，真会引起你的思考和想象：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？也许看上去只是一些思想的碎片，但是，如果你能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，也许能带来更多启示。

"隐于市"的海涅故居

海涅故居坐落在杜塞老城区的Bolker街53号。这条街是杜塞商铺最密集的街道之一。但如果不注意寻找，即使到了门口都可能错过。因为路上没有任何指示牌之类。要是在中国，恐怕一定会早在几个街口之外，就竖立起醒目的国际统一的咖啡色旅游观光点标志。这里粗看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商店，只有门楣上方的一个青铜浮雕做的标志牌，显示这里是海因里希·海涅故居。在标志牌下方还有一行字，写着这里还可以举行"文学活动，文学咖啡"，据说经常有各种文学爱好者的聚会。但里面并不大，即使开展活动，也不能容纳很多人。很奇怪，故居的票务是由街对面的一个商店代理的。参观者要在那里取了参观券，才能到对面的故居参观。海涅曾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。但是，现在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。一楼就是个书店，而且看来其中的书绝大多数跟海涅没什么关系。只有一个角落里有个易拉宝，印着海涅的像，好像是专供人合影的。二楼才是供人参观的，但里面展品不多，除了一些简单的图文介绍，有海涅母亲的一绺头发，还有一个海涅去世前制作的脸模，是镇馆之宝。海涅青年时期就离开家乡，后来长期在法国居住，直到去世。但这里是他的出生地。我想到绍兴的鲁迅故居，虽然当年鲁迅早就把它卖了，举家北迁，但是如今人们还是把它看得很重，整条街都开发成了"鲁迅故里"，还建造了比故居大很多的纪念馆。而海涅的故居，却是这样简单、低调，真是有点"大隐隐于市"的味道了。其实，里面虽然没看到当年的模样，外面的街道上却还是能依稀感觉到当年的风味。

振聋发聩的聋人贝多芬

12月15日，我们来到波恩。这里曾经是西德的首都，有音乐巨擘贝多芬的故居。贝多芬故居那条街，比海涅家门口的宽阔一些，但也是同样低调。就这，也曾在1889年面临拆迁，但当时有12位市民组成了贝多芬故居委员会，集资买下了这栋楼，建立了纪念馆，这才保下了这栋建筑。十多年前我来过一次，记得门口也有一个青铜标志牌，但这次来访，这标志牌却不知怎么不见了。跟海涅相似的是，贝多芬从出生到22岁，一直居住在此，离开以后再没有回来。这栋三层的小楼，里面的格局都是原样的，但同样并不是复原陈列。家具不多，不过展品比海涅故居要丰富多了。除了他的曲谱、纸笔、乐器等等，还有他的脸模和那座怒发冲冠的著名雕塑。更加令人动容的是贝多芬耳聋后使用的大大小小助听器。我联想到，在上海的鲁迅故居里，也展示着鲁迅晚年使用的改善呼吸的"吸入器"和药品。我想，伟人往往是苦难和病魔联手造成的啊！

焚书广场上的婚礼

从贝多芬故居出来，不远就是波恩市政厅广场。一对对青年人在这里拍婚纱照，然后进入市政厅举行婚礼。但我在广场的地面上，却看到了令人震颤的一景：在地面上，镶嵌着大批小小的金属标志。这些标志，每个尺寸约40×200毫米，上面刻着人名和书名。广场旁边一个咖啡馆里一位年长的服务员告诉我们：1933年，纳粹曾在这个广场焚烧书籍。我一下想起鲁迅的文章《华德焚书异同论》专门痛斥纳粹焚书：我在这里竟然见到了实证！粗略数数，这个广场上有一百多块这样的金属标志。我找了一下，有海明威，有托马斯·曼，还有卡尔·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甚至有鲁迅曾翻译其作品的奥地利女作家至尔·妙伦的名作《结束与开始》。那个服务员告诉我们：凡是写着人名带书名的，就是烧了某人的某本书，而只写人名的，就是凡这人的书都烧，或者只能确认烧了他的书，但不确定是什么书。这些标志，是战后人们根据记载和回忆制作的。

以前曾看到有记载说，纳粹焚书发生在柏林的倍倍尔广场，没想到在这里也不期而遇！其实，既然焚书的狂潮起来，显然绝非仅止于一城一地，据说当时德国全国都在烧书。我想起了海涅的诗句："这仅仅是一个前奏，他们在那里烧书，最终也将在那里烧人"！纳粹后来果然杀死了无数无辜的人。看着这些散落在广场上的刺眼的不锈钢标记，跟现场青年人一脸幸福、欢天喜地举行婚礼的情景，形成了何其强烈的反差！

精致奢华的歌德故居

离开波恩，来到法兰克福，又寻访了德国文学一代文宗歌德的故居。歌德故居坐落在西思格拉大街23–25号，这里是歌德从1749年出生到1765年外出读大学之前生活的地方。这是一栋米黄色巴洛克风格建筑。整座楼共有五层。下面四层辟为复原陈列。通过一个幽暗的通道进入故居，最先吸引我的却是他家的厨房。里面除了古老的灶台，还有大约二十种古老的炊具，听说是16世纪的。我努力想象着当时这个钟鸣鼎食的大家庭用餐时的景象，但还是想象不出这些炊具是怎样使用的，倒让我联想起绍兴鲁迅故居的厨房。绍兴鲁迅故居的厨房要小得多，也放着一些老式的炊具，但很简单，远没有这么多款式，而且多竹木用具，不像这里都是金属制品。当然，鲁迅家是没落士大夫家庭，歌德家是达官贵人家庭：歌德的父亲是皇帝顾问，母亲是市长的女儿。两家的家景自然没法比了。从里面的陈设看，也是天差地别。歌德家豪华的装饰，就是我们常在欧洲古典绘画作品中看到的模样。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色调。更不用说古雅的家具，古色古香的书橱，书房里面的几千册图书，几乎就没有平装的。还有那个神奇的天文钟。总地来说就是：精致加奢华。这或者也就养成了歌德作品的大气与精致吧。这也让我见识了欧洲富裕家庭（还不算贵族）的生活样貌。而鲁迅家虽然在绍兴也算大户人家，就简朴得多，甚至可说是简陋了。

其实，这栋楼在二战中被战火烧毁，现在这楼是战后重建的。但是令人惊奇的是，里面的物品却保存得非常完善，根本不像是复制品。博物馆的人告诉我们，这是多亏战争期间博物馆人员预见到战争可能的破坏，提前把里面的物品转移隐藏起来，从而得到保存，所以这个旧址战后能修复得如此完善。这让我联想到上海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，那里从鲁迅逝世后不久，许广平就迁居了，里面物品也全都搬走了。日军入侵后，这批物品也经历了惊险的危机，多亏许广平等人拼死保护，最终也基本完整保存。后来到1950年恢复鲁迅故居，许广平又把原物搬来按原样布置，使我们看到鲁迅生前家里的真实样貌。

"文汇笔会"
微信二维码